

美國遠東政策之批判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出版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



原著者 孟加圖

翻譯者 陳紹裕

格洛克路八十二號

印刷者 上海勤業印務局

電話八〇四八五號

代售處 上海世界書局

上海作者書社

美國遠東政策之批判

目次

著者小傳

著者原序

第一章 東方之醒悟

第二章 美國勢力之擴展

第三章 日本之威脅

第四章 美國要求海軍根據地

第五章 美國允許菲律賓獨立

第六章 鞏固政府

第七章 西班牙之遺跡

第八章 門羅主義之面面觀

美國遠東政策之批判

目次

第九章 美國統治下之幸福

第十章 門戶開放與東方及西方

第十一章 限制菲列濱移民前之菲列賓獨立運動

第十二章 青年黨與菲列賓同盟會

第十三章 亞洲一體

美國遠東政策之批判

著者小傳

孟加圖博士(Dr. Hilario Camino Moncado) 菲列賓第一都會吉巴(Cebu)產也。幼年赴夏威夷，負笈於該島高等學校，一若中國之孫總理然。嗣詣美國之加利福尼亞，以圖深造；以其學識淵博、聰明睿智、熱心愛國，不久竟推崇爲旅美菲僑中之有力領袖焉。

一九二五年之際，孟氏爲一二十餘歲之青年，在美落磯山組織一菲列賓同盟會；會員寥若晨星，僅十二人而已。孟氏關懷祖國之獨立，專心致志，抱大公無私之精神，作不辭辛勞之舉，其在僑民中足孚衆望，自無異議；菲列賓同盟會由是得有顯著之進步。孟氏就職迄今，七易寒暑，曾幾何時，而會員之在美國在夏威夷者竟達二萬五千人，在菲者一百萬人。同盟會在美落山磯設立總部，分部之在美在菲者，多至二十四處焉。

同盟會成立，孟氏受會員之一致推戴，出任會長。且在美創辦菲列賓評論報，每月出版，主人兼主筆；經之營之，不脛而走，在美在菲銷行頗廣。其主旨則對祖國之獨立，熱心辯護，且關

懷乎菲人之幸福與進步，其對旅美菲僑關切尤深也。

欲使在菲菲人在美菲僑之關係，日臻鞏固，孟氏不辭跋涉，時作祖國之行；至則國人歡呼載道，譽之爲獨立救星。一九三一年孟氏在華盛頓府組織一新政黨，命名謂新青年黨；發軔乎謙遜和平之旨，一若同盟會然。其會員等，爲新從大學學成之數十青年；其主義則於本書論述之，此直一青年黨，蓋孟氏亦年僅三十有五耳。孟氏深信青年；抖擻精神，熱烈渴望，對此同種之青年男女，抱有無大希望無限信仰，以圖對於祖國有所刷新有所改進，此其所以組織新青年黨，且身任會長之理由，而謂其黨爲明日黨也。

此新黨雖謙遜和平，然有孟氏之磐磐大才，爲之指導，則其勢力與會員之突飛猛進，當一如同盟會焉。孟生爲黨中中堅，同僚力加德惠，勸其代表吉巴加入孟尼刺參議院；吉巴代表現爲權勢練達之政治家烏絲彌那君。果孟氏接受候選，則自可票勝烏君，蓋衆譽所歸，愛國志士公法學家獨立救星之譽，已彌漫全邦，充溢乎菲土矣。

孟氏非徒憐愛祖國，且對全亞人民一視同仁；有其東方之將來之堅信焉。孟醫深信於不久之將來，東方必有恢復其過去光榮，爲世界各國冠軍之一日，欲圖臻此掩隱目的，孟氏力促亞洲各

國互相切實了解也。

著者原序

本書貢獻讀者以一些事實與意見，此種事實與意見，著者以爲美國人民首宜深誌乎懷，而東方人民之菲列賓人及日本人所應沉思默想者。本書論述美國之愛護菲列賓，乃假託之詞，不足置信，實則彼珍視菲島之經濟耳；非徒此也，彼且視菲島爲擴張其勢力與利益於亞洲——尤其是中國——之策源地。

美國於允許菲人獨立之後，仍欲在菲保留其海軍根據地；此種計劃，與其謂爲發動於關懷菲島獨立之安全，寧謂爲發動於欲再向亞洲擴張之一念。彼日美人民譽揚備至，目爲日帝國之公正無私友人如潘雷其人者，尙且鼓勵美國佔據日本若干島嶼。以遂其成爲東方強國之渴望。此種渴望，可於本書見之。

本書論述欲菲島避免外侮之最善方法，莫若美國許其完全獨立，而不附管轄其海軍根據地之條件。此理甚明；蓋若美國保留菲島之海軍根據地，則他國與美國開戰時，得藉口於菲島予其敵人以庇護，則攻擊我也。如此則終處我人於受人侵襲之隱患中耳。

苟美國與我人以無條件獨立，則我人能與美國日本及其他數強國訂約，使菲島成爲獨立國；縱在日美對敵時，亦能超出海陸軍勢力活動範圍之外，而不受其影響。

余涉筆至此，美國正有若干人民竭力宣稱云：日本邇今在滿洲及中國之行動，足爲美國無期保有菲島之又一原因。余希望本書能證明這日人在滿洲收非常行動之原因，不存在乎菲島。日本所欲求諸乎滿洲者，乃條約所規定之礦產與鐵路耳。日本欲解決其人口過剩之急切問題，搖身一變，造成一工業國。但欲其經濟計劃之得以實現，彼必有賴於原料，煤鐵尤甚；此種原料可得之於滿洲。菲島不產此種新工業上之重要原料。日本能在其鄰近滿洲取用不竭，何必冒險遠涉重洋，而至不產其所需之菲島耶？日本在滿洲由條約所得之利權，乃其拯救中國免受瓜分而蒙重大犧牲之結果耳；要知三十年前歐洲列強正擬瓜分中國也。關於此點，余希望本書能明示之。

本書試示美國所擁護之門羅主義與門戶開放主義，乃自私自利而偏屬於單方者。美國一面要求東方門戶開放以利其企圖，而已則閉門不納，拒東方人於千里之外。彼在東方爲所欲爲，毫無顧忌；而於他人在西半球之行動，則藉門羅主義之名以阻撓之。著者以爲果亞洲有一強國（大半爲日本），出而提倡東方門羅主義者，則應爲一非專斷、非單方、非自私，一若美國所懷者，須

爲亞洲各關係國，共同探討協商所定之結果。

著者深信當菲島建爲一強有力之國家時，必爲東方和平有關係之一員。東方和平之關鍵在乎中日兩國之和平。菲列賓民族得以中立無私第三者之地位，調解此兩民族之糾紛。菲列賓乃一與東方和平關係甚切之民族，豈可不貢獻其不偏之判斷善良之斡旋，以助維持中日兩國將來之和平耶？

著者信亞洲在人種上精神上與政治上乃成一體。彼對於東方兩大國暫時之爭論，並不灰心，深信亞洲終必實現其合一而醒悟也。

第一章 東方之醒悟

羅斯福總統預言太平洋時代——新時代中之兩要國，美國之擴張及日本之覺悟——日本進而爲世界強國——歐洲人民之懼黃禍——東方人民之懼白禍——歐洲國民之瓜分中國計劃——英美對於中國領土完整之冷淡態度——日本乃爲中國而爭鬥之唯一國家——日本戰勝俄國驚醒全東方——中國亦爲之覺悟——中國國民黨及君主立憲派羣集日本——

(一)

約三十年前，已故大佐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曾作有預言如下：

『地中海時代，與羅馬帝國同時衰落，與發現美洲同時亡失。大西洋時代現正興盛造乎最高峯，但其全權的資源亦不久用盡而衰落。太平洋時代實爲時代風潮中之最大魁首，能使聚集乎各國禮讓之間，現正初發曙光。往時人民向西移居，週游全球，其在最西方者之子孫今到美國太平洋之沿岸，經太平洋而與亞洲太古久居斯地之人種時相接觸。將來人事糾紛中，美國首當其衝，則美國之命運，繫於此焉。』

此項預言，今日已實驗矣。歐洲各國受大戰之巨創，損失空前之鉅，人民因之互相猜忌，仇恨而各自反對。明日之事，歐洲人民殆無一人能預料之也。國庫常空，苛稅雜陳，各國政府深恐第二次大戰之爆發。即素稱海上霸王而能造世界命運之大不列顛，亦且不能自信其前途。如是則大西洋時代由盛而至衰落，羅斯福大佐之預言，已成爲事實矣。

然則二十世紀之開始，有何原因能使羅斯福大佐出此預言？原因甚多，惟其最爲顯明者，厥有二端。一爲日本從蟄居中突起，一爲美國在太平洋上政治經濟之擴張。本章僅論日本之突起。

日本由封建制度進而至於君憲制度，由隱士國進而爲世界強國；其變性的革進之速，實足奇異。八十前東瀛三島耳，至今則列強所有之技術設備等，靡不應有盡有。三十四年前與美國訂親善條約後，門戶開放，以與他國往來；樹立君主立憲政府，非特政府組織完美，且使全國上下平衡發達；西方人士向有東方人民不能有國會政治之偏見，至此不打自破矣。

日本政治變遷，成績特顯著；但此非自流血革命中得來，乃由和平進化之成功；此點尤足稱道。迨至晚年進步猶速。一八九五年日本勝中國，此時外間均信睡眠巨人覺醒之後較日本更致富強，一八九九年日本以國內之發達，作種種改革，不用排外運動，恐嚇手段，而得與列強訂平等條約。一九九〇年中國拳匪作亂，北京外人住宅，突受重圍，聲勢洶洶，欲消滅外國公使團及國外婦孺等；當此危急存亡之際，日本首先派兵前來營救。迨至訂立和約之際，日本周旋各國之間，運用其勢力，以減輕各國所預定要求中國賠款之條件。

當時日本之努力及其成效，得號稱世界帝國之大不列顛之同情，遂於一九〇二年放棄其世傳之閉關政策，而於遠東一島國，結爲伴侶，以對付外交及世界政治。二年以後日本爲擁護中國土地完整及維持本國之完全起見，遇當時世界陸軍最強之俄國於沙場之上，使俄國海陸俱受損失。

日本以一東方之國，如是突躍猛進，大足鼓勵東方其他各國，且使西方諸國驚奇不已。以久在白人管理下之東方人民觀之，則日本爲東方諸國之絕好模範，苟能各自奮發有爲，痛改前非，效法西方，抱定宗旨，向所定之目標進行，則不難一如日本也。雖然日本爲一新進之強國，西方對之而生羨慕忌妒，恐懼，怨恨之心：所羨慕者其勇氣光明與成功也，所忌妒者其權力與威名之擴展也。蓋西方曩視東方爲白人之職任，不允東方有平等立足之機會，無怪德皇登高一呼，稱日本爲黃禍，以警告西方各國也。

(三)

爲歐洲各國外交家所盛稱而深得美國同情之黃禍云者，無非爲白禍之相對名詞。身居方東三十年之健將關立克 (Dr. Sidney L. Gulick) 於其遠東之白禍 (The white Peril in the Far East) 一書中，明白承認之。是書於一九〇五年出版，時值日俄戰爭，歐人以爲禍爲談話資料之時，渠謂：

「我人在今日時勢中，皆忽畧白禍之實現，不亦奇哉？吾人常謂日本有武裝領導黃種與白種相爭之可能性，且戰戰兢兢，慮其實現。但現在白人用種種方法，兵力也，商業也，強佔東亞重

要各地位，使黑種人服從白種人命令，而受種種確實之痛苦；吾人對此亦曾考慮及之否？』

白禍之來，誠聲勢洶洶矣！二十世紀之始，歐洲各國已佔有亞洲大半土地，屬其管轄，且正切實討論瓜分中國。請讀白雷斯福（Bresford）伯爵所著中國之瓜分（The Break-up of China）一書，當洞悉乎當時之中國，與解剖桌上之死屍無異。俄國擬割蒙古滿洲新疆及中國北部，計約二百萬方英里；德國擬割山東及中國中部數大省，計約二十萬另五十方英里；大不列顛注目於西藏四川廣東及巨大之楊子江流域計約一百二十萬方英里；法國指定雲南廣西貴州，計約二十九萬方英里歸其分攤；意大利要求租借三門灣，俾將來得佔據江蘇之大部份；甚至美國亦不得不起而染指，切望在福建省得一海軍根據地；但經日本堅意拒絕，此項計劃，悉成泡影，而未能實行也。

上述繪畫，至今視之，殆爲幻想。蓋邇今值歐洲大戰以後，無力再圖殺戮之舉，以與東方戰爭；且有國際聯盟開洛公約以維持世界和平；如謂三十年前歐洲各國曾陰謀作瓜分中國之舉，幾不復置信矣。豈知三十年前之中國，確曾處此危急孤兒之災厄，試將日俄戰爭之政治情形，閉目一思，則將不以吾言爲悖謬也。

對此中國危急分裂之際，西方諸國均爲中國不顧執戈禦侮。大不列顛雖曾宣告維持中國領土之完整及門戶開放，但對於俄國欲併吞中國北部及滿洲等地之舉，則不能賴其武力，爲其宣言之後盾。不得已乃反與俄國訂立條約，載明在各所有之地盤及勢力範圍內，各不侵犯，同舟共濟，至中國不能維持其獨立國家時爲止。至於美國雖主張中國領土完整及門戶開放，但絕無作絲毫表示，抵禦強俄，以貫徹其主張也。

(四)

扶持中國危急存亡之責任，如是惟有授諸日本，蓋日本已決定於必要範圍內，單獨執劍對付俄國也。日本此舉非純爲義務，良因俄國非特對於中國有害，且對於日本生存問題上，亦有絕大關係。日本洞悉乎滿洲一旦爲俄管理，則高麗亦將不保，俄國深侵，將直達其門戶矣。

日本單獨對付俄國，一戰而敗之；此項勝利，不僅可阻止中國之瓜分，且爲偉大成功，鼓吹東方民族有自由之志向獨立之精神也。自錫蘭以至小呂宋自廣州以至上海之東方人民，莫大驚奇之破天荒之事績，竟出自同種之日本。自西方克服東方以來，侵伐之勢，此次實爲第一次受阻碍；蓋東方新進國家對來侵者宣言：『爾止乎此，勿得再進！』

爲日本猛突飛進所吸引，亞洲各部青年羣至日本留學；甚至印度遲遲愛國青年，亦留學日本首都中。斯時吾菲列賓適新受美國之管轄，亦深有日本爲東方明星之印象。在日俄戰爭之先，吾菲之豪傑那爾度（Emitio Agerinals）早已明白承認日本爲東方領袖，可以改變遠東形勢者。吾人將知當時之豪傑那爾度爲抵抗美國軍隊起見，疑向日本求助；雖明知日本與美國有親善關係，不能破例援助，惟豪傑那爾度之訴求，實深獲日本之同情也。

中國受日本突起之影響甚巨。茲摘錄中國老友馬丁（W. A. P. Martin）博士所著之中國之覺悟（The Awakening of China）一書中之數節，以示日本戰勝俄國，提醒中國之覺悟：

中國之態度，若孟尼勞史（Menelaus）在脫勞哀（Trijan）戰爭之怯弱也。日俄之戰，鼓勵中國人民精神不少。中國人民目覩日本海陸勝利，乃自省曰：「吾鄰邦可如是，我豈不能如彼乎？曰可！惟有努力改革，拜島國英雄爲師。」

日俄之戰，爲重要歷史之一頁；國際勢力之均衡因之破壞，表示黃種之未曾預卜之能力。中國方面，立即派遣大批學生至日本，約有萬人，內有八千，至今仍留彼方。又敦聘日本教授至本國掌教。最先來者爲軍界中人物，編遣海陸軍隊。繼有大學教授至國立私立學校中，改良教育，

甚至昔日自謂專長之農科亦請日人爲教授，森林科學然。日本工匠技師等，紛紛來華，得有現成位置者甚衆。餘若中國之日本留學生，回國後，即可爲高級教授；雖餘日本化或僅得皮毛，然比之聘請西方教授，洵爲便宜，且因同種關係比較相近也。至若在西方留學回國者，則當然爲中國教育界之領袖，無異疑矣。

(五)

今日中國之國民黨正激烈作反日運動，如謂彼等曾受日人之恩賜，殆難置信。但反顧二十世紀之初，彼如不得日本之同情，友誼及援助，則國民黨恐無今日之勢力與威權。孫中山先生及其激烈同志，共謀推倒滿清，創設民國；曾逃至東京避匿，得有勢力日人之庇護。今日日首相政友會領袖犬養毅（犬養爲姓毅爲名），僅時僅一平民，非若今日之貴顯。恐滿清政府足以伸其勢力以捕之焉，曲加庇護，對此出戍他邦之華人，精神上物質上惠加援助。有數人焉，竟至宿其家，食其食而衣其衣。日政府受滿清之請求屢擬驅此異邦人民出境，但犬養毅及其同人，多方蔽護，卒免拘捕。蓋犬養當年少之際，亦一急進者流，故掬同情之心，於此中國人之爲自由而奮鬥蒙難者。

正如犬養毅之爲中國國民黨之導師焉，日本上議院（即貴族院）院長近衛乃中國君主立憲派之恩主也。伊深信共法政體不適宜於中國之習習及性質，惟以憲法統治一切，則最吻合乎中國之需要。中國君主立憲派領袖康有爲梁啓超及其同人，當中國政變之際，潛離京城而遠遁日本；慷慨而目光遠大之近衛曲解其故，熱烈歡迎之。

是以中國國民黨及君主立憲派均以日本爲其安全避難之所。彼等之在日本也。出版雜誌，印行小冊，各籲請日本援助，各宣傳其政綱。一九一一年，其運動臻乎極點，一舉而推翻滿清政府，改建民國。設當時而無日本之友誼厚遇，則國民黨將無如是之昭然顯著；須知中國今日之國民黨於一九一一年革命前，固中國之叛逆也。但以怨報德，中日關係，邇今竟有國民黨對日鼓動擾亂；殊不知日本者，彼曾食其德者也。

(六)

彼東方人以熱烈之心，歡躍之色，致賀於日本之出而爲世界強國，得與歐美列強平衡者，原無足異。蓋東方人民非徒政治上經濟上久被西方人士之擯棄，且近年以來身受西方之個人侮辱及社會蔑視，無怪其憤恨已極。西方人每自炫其高崇，例如上海工部局公團懸「犬與華人不准入內